

萧乾文集

9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卷2

萧乾文集

文论卷

傅光明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9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在“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开幕式上，
与雷洁琼、吴学谦在一起（1992年）



与夫人文洁若及她母亲、三姐合影（1954年）

本 卷 说 明

本卷为文论卷下卷，收录作者 1930 年 2 月至 1998 年 3 月间所写的作品共一百零三篇。

本卷内容分两部分，前部分为作者关于文学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泛论；后部分则通过书序、书评、读后感等诸多形式，阐发作者对中外古今众多作者及作品的具体论述和见解。

本卷所收各文，散见于当时国内各报刊，其中相当一部分曾编入《珍珠米》、《小树叶》、《负笈剑桥》、《萧乾选集》等文集出版。

目 录

想象与联想	1
感觉的记录	8
小说艺术的止境	14
关于外国文学	24
关于书(附:关于新书审读问题)	29
漫谈小说创作	41
文学杂谈	46
骚的艺术	48
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	61
评《青的花》	69
《虫蚀》里的三部曲	74
评《出奔》	82
《财狂》之演出	88
悼《文学季刊》	92
评张译《还乡》	96
再评张译《还乡》并答译者	109
詹姆士四杰作	118
小说技巧小论	136
赏鉴的脚注	138

小说家应有几重人格	142
吴尔芙夫人	145
《詹姆斯掌故录》	148
爱·摩·福斯特	153
维·吴尔夫与妇权主义	158
“离开铁路三百英里！”	165
《虾球传》的启示	168
史纽斯的诗	176
比尔布姆的谐谑画	181
《王谢堂前的燕子》读后感	189
义气·骨气·才气	197
《清泉集》序	200
《杨刚文集》编后记	203
《京华人物》序	213
观《风雪夜归人》有感	215
《叛女》序	217
海伦·斯诺在回忆	220
忠实地再现了历史	231
看《运河人》想到的	233
聂华苓的历史感	235
一叶知春	238
饶有情趣的文学交流	244
《杂忆》的原旨	248
大悲剧的再现	251
记忆与启迪	253
香港的翻译事业	257

热爱台湾的龙应台	261
易卜生的老乡如是说	265
评《发愤集》	268
为翻译界呼吁	271
京味十足的风俗画	273
应该研究报纸副刊	275
龙应台的心路	277
龙应台论诺贝尔文学奖	281
历史学家的角度	285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读后感	288
关于写序	290
谈谈文学翻译	293
悼好洋姑爷:保罗·安格尔	296
《围城》的启示	301
中西文化又一交叉点	303
笔记小品可蔚大观	308
它曾经是咱们的命根子	310
一代的反思	313
自己人的话	317
替报告文学寻根	319
读长篇小说《战争和人》	321
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	324
丝韦的自我反“左”	329
半个世纪的丰收	332
吴瑞卿的散文	334
从竹林的《女巫》谈起	336

重读巴金《随想录》有感	339
读《丝路三千里》	341
我下辈子想干什么	343
一阕悲怆协奏曲	346
长沙出版界四骑士	350
我们这家夫妻店	363
《猴娃》好看	368
序《蒙古族历代散文选》	370
序《留学生散文选》	372
慧眼和匠心	374
《思辨随笔》不可不读	378
热爱生活的“孤独旅人”	380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总序	385
评《死亡默想》	387
平和的论战	390
特级“档案馆”一瞥	392
感觉的纪录	394
序《世界短篇小说名作精选》	399
谈起《人民公敌》	404
译书并无专利 同行也非冤家	406
龙应台惹恼了新加坡	410
一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	413
辉煌的再现	416
台湾有家夫妻店	418
剑桥:科学精神的家园	421
好勤奋的新凤霞	424

人缘与书缘	426
温故而知新	428
读邵燕祥的《人生败笔》	431
读丁东的《和友人对话》	433
读傅光明的《生命信徒》	436

想象与联想

您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经验：读到一本杰作，直好像看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愉快风光，即至自己提起笔来写同一题材时，便显得淡然无味了。人家的是一帧气魄雄厚的油画，自己的却成了石板上糊涂的白道。

您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担心：今日已是新闻纸充斥的世界了。忙碌的现代人连新闻纸都无暇仔细看完。文艺是走向新闻化的路了。许多美国作者把大部功夫用在剪报上，文坛上又倡兴了“报告文学”。在未来的世界中，新闻纸会不会代替了文艺的制作？

我还有个隐患。我有点怕看近年来各国的《摄影年鉴》，那种线条、光暗、章法的选择配置，都说明了现代野心的摄影家在怎样使用一切工具和机智，图谋篡夺绘画的艺术宝座。然而会不会在若干年后，摄影术发达得竟然替代了绘画呢！

由未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可能变化上说，也许会的；但自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论，这些担心都大可以释怀了。

人类思想史正像两道本质不同但总是平行着的河流：一道是主观的，情感的，综合的，内在的；另一道是客观的，理智的，分析的，外在的。一个凭借神秘的直觉追寻宇宙的统一性，另一个企图由归纳的推理将宇宙解剖了。而且在各时代它们都被唤出新鲜的名字。在哲学史上，这对垒是唯心与唯物，实验与直觉……在文艺史上又变为古典与浪漫，表现与自然。这畛域，由柏拉图与亚利士

多德中间就已彰显了,孔丘与老聃彼此也有类似的分歧。

这两道河并肩地在世纪里流着,它们交替做着主潮。中古的神甫不惜用烙刑来维系“宇宙由一主宰统治”的信仰,罗马法的显著特点便是它的完整性。文艺复兴后,随着产业革命,思想界也转变了方向。那便是唯物主义抬了头,培根的归纳法和孔德的实验主义应运而生。牛顿的力学动律把生命解释成多么死板呵!他告诉我们世界一切位置都是固定了的,每个运动都是被邻物推动的。宇宙是一簇“不可增减的赤裸物体”Irreducible brute matter 的集合,一切皆如天空星宿那么有齐整的轨道。

第一个忍受不住这机械解释的,是需要自由,爱好创作,生活在幻想中的文艺家。自然,在哲学上反动不是没有的,德国的唯心派,直迄当代倡有机主义的怀特海 Whitehead,都是那主观河流的澎湃,但在文艺界闹得似更热闹。哥德的《浮士德》包蕴许多歌颂宇宙统一性的诗句,加赖尔 Carlyle 的《裁缝哲学》*Sortar Resartus* 全书都在阐明宇宙表里合一,现象是内在心灵的代表。这论战闹得最凶的角色是辜律若芝 Coleridge^① 和哈特雷 Hartley,他们争辩的焦点是:想象与联想。

承袭着休谟,哈特雷在心理学史上是被称为“生理联想派”的。他认为感觉是因为神经受外界戟刺而起的振动。观念是不需要这振动的。它的产生是由于联想,正像牛顿的力学定律,观念也要受“相似律”,“接近律”一大套死板规则的束缚。

有着一具艺术家的心灵,又崇拜着神秘唯心主义的辜律若芝,当然忍受不了这机械的解释。在他的 *Literaria Biogrophia*^② 中,他痛斥联想说,力争创作的意志自由的存在。他极严峻地将联想与想

① 现通译柯勒律治。

② 《文学传记》。

象截然分开。他说,受着联想律支配的是“幻想”Fancy(这字在Dryden 用来可正是想象!)那是一种被动的,无机体的偶合的观念。它们的集合可以发生量的变化,却没有质的变化。正如庙会中的泥制军人之数目众多传达不了浩浩荡荡的阵势,它们是一块块记忆捏成的固定体,只能选择,却不能融解,调剂,重新创造。

想象却是另外一种神秘的综合的心理作用。辜律若芝将它分为两段,其实是两个阶段。作为初级想象 Prime imagination 的是一种天生的无意识的感官活动,喜欢把散乱事态安排捏合起来。童话便是这神秘力量的产儿。受意志统制,企图产生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效果的是高级想象 Secondary imagination。它融解,渗合,分散,剪裁,以图创造一个新的形态意象。它不仰赖记忆重现,不拘谨事实,时刻想由芜杂的现实中寻出个统一的纯真的理想模型。艺术的产生,其过程必须是这般。

想象在一般人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对于一个好遐思幻想的人,我们常用“空中楼阁”来讥讽。这正像英文里那个“西班牙的堡垒”Castle in Spain 一样代表一种浮在冥想中不切实际的“幻象”Mental imageo。哈布思 Hobbess 在他的 *Leviathon*^① 中是这样解释想象的。他说:当一物挪移以后,闭上眼我们还能见到它,那便是想象。我们常常看到艺术家总带点心不在焉 Absentminded 的神气。他永不能如一商人政客那样机警。这也许正是因为他心上浮满了幻象。莎翁在《仲夏夜之梦》中不是这样咏过吗:

谁能握了一把火炬,
而摹想自己是在霜寒的高加索山;

① 赫伯斯的《海中巨兽》。

谁能用冥想中的宴席，
填满他空空的肚囊？

他应当有这本事。一个小说家的书桌上必须永远浮动着几个亲切熟知的人物。幻象对于艺术者是必需的，但可还不是想象的全身。

还有许多批评家爽直地认为想象即是独创。连古典主义大师撒木耳·约翰生都认为诗的精华即是“发明，为读者产生一种无从预期的惊喜。”Philostratus 说想象比模仿是更狡猾的匠人，因为它奔向那眼睛看不到的。时常想象是被当作翅膀，领人飞入崭新的境界。一切在艺术上有特殊成就的作者其作品就都是多少与众不同的，若哀思 James Joyce 的小说，奥尼尔 Eugene O’neill 的戏剧，都像一条条勇敢的船，航入无人敢涉足的界带。独创确是想象的符记，但仅仅那个还不够，不然《聊斋》岂不成了一部最伟大的制作！艺术终于无从脱离现实。

近代艺术论家对于想象与联想已不持截然迥异的见解了。当今批评界对辜律若芝研究的权威当推刘易士教授 Prof. Lewise 了。他的 *The Road To Xanado* 真是一部吃力的书。在这部专门研究辜律若芝的书里(107 页)，刘易士教授却认为想象与联想是一个东西，其差别只是在感官力的强弱深浅而已。在感官高度的紧张中，想象便能同化，变换，使所创作的浑然合一。《伟大诗歌的意义》的作者阿比寇毕 Prof. Lascelles Abercrombie 也认为幻想 Fancy 与想象的差别，是在程度上而不在意象的质地上。这和信任“第四层视力”的诗人勃莱克 William Black 的说法贴近。勃莱克认为头层视力只够作科学的观察，双层视力差足欣赏物质的或理智的事物，第三层视力可以深入情感的价值了，到第四层方克完成精神的诠释。

其实,正如斐尔丁所说,我们有的只是这块人生,每个艺术家都必须是个好厨子,有眼光拣选五花肉,懂得从哪儿下刀,割下来还明白怎样制作成美味。当今许多作者抱怨题材缺乏,说三角给张资平写光了,都市破产为茅盾包了庄,农村正是只人人不松手的鹿。这抱怨是不合情理的。我们就还没有过一个十全的好厨子!

联想力对于一个作者是必需的,甚而是基本的,因为它是想象的初阶和原料。科学家留心万物间之差别。艺术者得把眼睛置重在宇宙的和谐上,追寻万物间之关系。它必须能自由徘徊于物质的与精神的世界之间,看万物皆赋有主观的人格性,像屈原那么歌咏美人香草,梅特林克对猫的咒诅。最好的象征需要最敏锐辽远的联想力。

初步的联想只能使我们把捉到一个型胎:一个故事有了轮廓,一个人物有了性格,多少作者就止于此了。如果抽象和具体可以当作相对的时,止于此的描写便近于抽象了,因为未经深刻化便是未赋与艺术的生命。雪莱说诗是“揭开了人间含蓄美之帷帐,使一切熟稔的在恍惚之间成为陌生。”这是说,想象是一把火炬,它帮助我们发见潜藏的美,像沈复在《闲情记趣》中所描写的童年生活:

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二千二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在庸俗中寻求卓越的美,在美的事象上黏附着情感,这需要深湛的想象。

罗斯金 John Ruskin 曾经把想象作用系统地分为三种:一便是

联想的, Associative, 一种拼凑捏合的能力, 借以创造新的形式。二, 默想的, Contemplative, 以新鲜别致的途径处理单纯的意象。三, 深入的, Penetrative, 由浮面的“实”而达到永恒的“真”的境界。

深刻化了的意象也即是生动化。崇高的艺术所申诉的必不是一个单纯的感觉。绘画虽是属于视觉的艺术品, 但一张红润的脸必须红润到使欣赏者感到温暖, 画花必须能飘满了花香, 画战争就得传达恐怖的感觉。当一篇小说以俭约的文字唤起我们各部感觉时, 我们说它是“活”的了, 想象力使它那么生气虎虎。

这是一个颇矛盾的情形: 想象的使命是借发见万物雷同处的捏合; 它又须隔断外界, 使一片经验绝缘独立。一切艺术都必须经过这步骤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内在经验。拿破仑好像曾解释他每天只睡三小时即够的理由, 他自豪地说, 他的脑子清楚有如许多抽屉。当他想一件事时, 他关上其余的。及至他想睡觉, 就关上所有的。一个艺术者对于自己的回忆, 感觉, 联想, 也必须有一种剔选统制的能力。

绘画和摄影根本的差别在一种主观的直觉的选择, 或者说是表现。随便摄影进步到怎样程度, 它所能表达的总超脱不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它只能就面前所有的事象安排章法, 配置线条, 却不能纠正或综合物象的色调形态。它可以表达自然间一种现象, 但那却永不能是他自己情绪的反应。一个画家最野心的企图是借线条色调表现他心灵内在的一切。形式的成分只是符号。

一个诗人必须有一座意象的宝库。他还得善用那宝库。那是说, 需要时, 一眨眼就络绎出现, 形貌清晰, 次序井然, 不需要时, 都潜伏着斯文不动。当他要咏山峰时, 曾经见过的泰山的烟霞, 庐山的白云, 鼓山的日出, 峨嵋山的奇姿, 一一都重现在他眼前了。它们自动地拼合融解, 成为作者所要的一座山峰。我常听朋友说, 他某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某某人, 我想这样写下去, 传记一定比小说成

功。

亚利士多德老早就断定了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富哲理。艺术不脱离现实,然而必须超出局部的现实,纯净化,深刻化,理想化。正如染料必须经过一番化学手续才有光泽,想象也是创作时一个决定艺术价值的过程。小报的章回小说常有极尽写实能事的描写,天祥市场文明戏班的男伶扮起女人来比女人有时还女人气。只是他们缺乏一种把握事物精髓的能力。戏剧是人间离合悲欢的缜密综合,戏剧言语得是由日常用语中提炼出的聪明,俏皮,有力,适恰的话。

唤足想象,需要重新把握原有经验的那种兴趣,冲动和感觉。仅仅“相同性”或“接近性”是不足的。要把都市写得生动,必须在意象中重新呼吸都市的煤烟,缭亮都市的风光,鼓动都市的脉息。用整个的感官反应这经验,用直觉整理,剪裁,形成一个浑然无缝的单元。

想象既包含独创性,孕育想象最有利的条件是一种贪爱自由,身体和心灵上喜好冒险的性格。我羡慕许多不满周岁的外国婴儿,在夏天,就为父母安置到一个有篷的童车里,推到绿草茸茸的院坪露宿。深蓝的天空闪着粒粒星颗,童车里飘浮着超乎一切文字语言的天真遐梦。十岁他就读起《鲁滨孙飘流记》了。在中国,连乞妇的孩子也都得用红红一大捆厚布严严缠裹,连颗眼珠子也不给露在外面。如果是小康人家,孩子七岁就开始规规矩矩作读书人了。月考,季考,把他一点点热情烤干,十多年后,走入这个礼繁心薄的社会,就是个极稳健圆滑的世故人了。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国里。我们得自己想法温暖着各人的一点想象。

(原载 1936 年 2 月 10 日《国闻周报》第 13 卷第 15 期,

收入《小树叶》,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6 月版。)